



烟酒肉蛋都可以不带 岳母指定只要一壶辣椒



□记者 汪永森 文/图

岳母指定的礼物是一壶辣椒

正月初一，吃完了午饭，驱车从须水沿西四环上了连霍高速，后备箱里是满满的礼品。

媳妇老家在商丘夏邑，这是我第一次和她到夏邑过年，也是第一次在郑州之外的地方过年。

礼品是媳妇挑选的，只是邻居一位婶子做的辣椒酱，是岳母尝过难忘的东西，也成了亲自指定的礼品。

岳母所在的会亭镇王酒店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可以，他们说烟酒肉蛋都可以不带，这壶辣椒倒是重点。

媳妇说，夏邑人节俭，生活困难时常说“窝窝头蘸辣椒，越吃越上膘”，生活好了还忘不掉辣椒。

辣椒是婶子开饭店时的秘方，炒制时又来了不少邻居帮忙，辣椒做好正好用掉一桶金龙鱼油。

婶子说，我们在郑州也是新农村，大家都是农村人，生活好了啥都不缺，这种小礼物人家不嫌。



细粉是夏邑的一大特产

商丘习俗

正月初五，叫破五。民间传说，正月初五，姜子牙封其妻为穷神，命其妻见破而归。境内民众为摆脱穷困，害怕碰见穷鬼，就把正月初五叫做“破五”，使穷鬼远离，好招财进宝。破五如同小年，也很隆重，绝大多数家庭捏扁食，叫“捏碎”，有些家庭主妇

边捏扁食边说：“捏、捏、捏，破破碎碎都捏住。”捏到最后，剩下一块面，擀成一个大薄片盖着剩下的扁食馅，象征着把破破碎碎全部包住了。破五当日不能用剪刀，要把剪刀收藏起来。是日，不能打破碗、盘等物品。是日，可以走亲戚。

其他礼品取代了大馍的地位

到了王酒店，接出大门的岳母问起，媳妇才发现礼物中没有“大馍”。

大馍是原来生活条件差时，把舍不得吃的好面，过年包着大枣蒸出来的。

“以前做得特别大，是现在馒头的三四倍大，现在没那么大了。”媳妇说，闺女出嫁后，过年走亲戚时必带大馍。

夏邑旧有风俗，二月二龙抬头，男女都不干活，就有这么一句“二月二，不干活，撇着腕，啃大馍”。

“撇着腕，啃大馍”曾经代表着享受，现在大馍也会被冷落，远嫁的闺女和女婿带来的其他礼品，悄悄取代了大馍的地位。

邻居们来打招呼，长辈定下日子要喝酒，我这个女婿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热情。

“过年来往都不方便，人来了就好，不带大馍都管(商丘方言：可以)。”岳母说。

娶媳妇的彩礼钱水涨船高了

大兄弟开了一所教育培训学校，相亲多次都没有下文，岳母索性不再介绍。

我们到媳妇的干娘家时，沿途不时见到年轻男女的身影，她的情绪受到了影响。

一个桥头，一辆摩托车和一辆电动车斜放路边，一对颇有90后特质的男女在低语着。

岳母有些担心，娶儿媳妇的彩礼越来越高，她问起儿子之前相亲的进展。

大兄弟说，忙着处理学校的事情，不把月就不行了，她于是催促着再去相亲。按照风俗，娶儿媳妇是需要给彩礼钱的，当地的彩礼钱水涨船高，让她很是担心。

“原来1万就行，现在5万也不行，还要10万的。”岳母说，彩礼钱得早点准备。

有钱人多了，农村交通也“堵”了

初二初三回娘家，这是淮阳老家的风俗，初三，带着老公孩子到了淮阳车站，大姐开着车来接我们。当车行到王店街时，虽然已经是上午11点多，却依然拥堵。因为像大姐这样有钱后买车的人太多了，还有从外地回乡过年的车，各地牌照的汽车，让本来宽敞的106国道出现了长时间的拥堵。

大姐说，从春节前开始，县城和乡里的农村街上就开始堵车。堵车，不再是大城市的“专利”。

“啥时回郑州，乘我们的车吧？”初四，远房舅舅家的儿子云良来拜年，想捎我回郑州。云良表弟小时妈妈就去世，靠舅舅一人拉扯大他们姊妹三个，生活一直很穷困，上到初中就没再上学，而是外出打工供弟弟上大学。经过几年的奋斗，靠在郑州装空调，云良表弟的腰包快速鼓起来了，娶了媳妇盖了新房，弟弟从大学生变成了国防生，自己也买了一辆车，从来没人瞧得起的穷孩子，现在也成了他们村里的能人。

勤劳、智慧，新一代的农民在城市掘金、迅速崛起。

周口习俗

大年初一，烧烧香，还能逛大昊陵庙会，大昊陵庙会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庙会，也是中国最浪漫的庙会。与其他庙会相比，大昊陵庙会习俗中有两个十分独特的地方：一是担经挑，也称担花篮。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祖娱神的舞蹈形式。第二个独特的习俗是庙会上随处可见的泥泥狗，这些玩具造型多样，形象夸张，神态各异，千古拙中见寓意。

月入过万 打工者挣钱超越小白领



回家过年，亲戚朋友一见面，除了谈谈婚烟谈谈孩子，最大的话题就是谈论这辛苦一年挣了多少钱，而有些打工者的挣钱速度，大大超越都市小白领。
记者 张华 文/图

打工月入过万，挣钱速度超越都市小白领

“年前一个月挣了一万多，赶上有些人打工一年的收入了。”说这话的是邻居陈怀志，在春节前的一个月，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，挣了一万多元。

挣得多，咋挣的？我很怀疑。这个数字在郑州这样的城市里，月入过万，一般白领还真是望尘莫及。

陈怀志说他凭的是一个技术——会木工。专门在建筑楼房时制作木壳子，用来浇灌水泥。而像他这样的活，一般小工一天需要180元，大工一天200到300元。这一算账，月入过万，真不是吹的。

对于技术，陈怀志算是尝到了甜头，去年，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儿子，没有选择复读然后再高考的路子，而是去山西学做红木家具，目前是学徒工，管吃管住每月1500元工资，学习期是2年。用陈怀志的话说，“学成归来，随便到一个红木家具厂，那挣钱速度都是哗哗地，不比上大学差”。

技术，成为打工者最挣钱也最值得炫耀的资本。



农民富了，农村也开始堵车。

